



# 对时代与生命的关注

——写在大同市忻东旺美术馆开馆之际

□ 杨刚

现实主义油画里程碑式作品。纵览其艺术生涯，大同10年确立的关注个体、共情众生、记录时代的创作初心从未动摇，大同古城赋予他厚重悲悯的人文底色，贯穿其短暂却璀璨的一生。大同，是忻东旺艺术出发的原点，更是其现实主义精神的根脉。

## 大同与忻东旺双向共鸣

2021年，大同市美术馆落成开放，主办方选定忻东旺专题展作为开馆首展。这是城市文脉、艺术理想、本土情怀的深度契合。这次《时代肖像——忻东旺艺术作品展》完整梳理忻东旺从大同萌芽、全国成名、巅峰创作的完整艺术脉络，汇聚各阶段代表性原作40余幅。展览落地大同，让本地观众第一次系统性读懂这位油画大师与家乡的深厚联结：画作里拥挤的劳务市场、朴素的市井小人物、新旧交织的城市环境，全部属于老大同人共同的集体记忆，艺术作品与城市记忆相互映照，消解了当代油画专业壁垒，让高雅艺术真正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。

这场开馆首展填补了大同现当代美术展览与研究的空白。同时，也为大同筹建专题美术馆埋下文化伏笔。5年后落址大同古城内的忻东旺美术馆正式开馆，其意义早已超越古城内增加了一座美术馆，更为大同古城活化更新、城市人文品牌塑造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注入了动能。

策展人贾方舟在本次《时代东旺》的《前言》中说，“东旺是一个绘画天才，他在油画技艺上所达到的高度，是油画传人中国一百多年来的一个高峰。”确实，在中国百年油画发展史中忻东旺属于无法绕开的坐标之一。他的油画实践摆脱对西方写实技法的崇拜，让创作回归人文关怀与精神表达；规避当代艺术概念化、脱离大众现实生活的弊病，重建艺术与普通劳动者、时代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结。他提出的“相由心生”肖像创作理论，重新定义中国当代肖像画评判标准、重塑现实主义绘画的人文边界，在国内美术史上拥有独特价值。

据介绍，大同市忻东旺美术馆系统性收藏、陈列、整理艺术家全生命周期原作、写生手稿、教学教案、创作草图、书信影像等文献，还原其大同10年创作心路与艺术语言演变全过程。场馆将定期举办学术论坛、研修沙龙等，使大同成为北方区域新写实油画展览、创作、理论研究核心阵地，提升大同在全国现当代美术领域的话语权与专业影响力。

一座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，既需要古代文明标识，也需要承载当代精神的人文名片。应该说，忻东旺扎根乡土、平视劳动者、坚守真实艺术追求，与大同质朴厚重、兼容并蓄、坚韧务实的地域文化高度契合；他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系列作品，完整留存了大同工业化转型时期老城街巷、务工群体、城市风貌，是独一份不可复刻的城市视觉档案。今天的忻东旺美术馆以实体场馆承载起了一段城市记忆，也填补了城市现当代人文艺术名片空白。再置于当前大同文旅发展的背景下，忻东旺美术馆落成无疑有助于构建“历史古城+当代油画”差异化文旅景观，打造新的文旅IP。当然，其美育价值不用多言，定会逐步显现。总而言之，在文化自信的时代浪潮中，忻东旺美术馆当会绽放独特艺术光彩。

## 一锭墨中的“放不下”

一锭墨能带来什么？可以是一纸功名，一封家书，也可以是中国人世代代始终放不下的那些心事。电视剧《家业》看上去讲的是制墨世家的兴衰浮沉：明朝中期，一场贡墨案让百年制墨世家“李墨”元气大伤，八房被除族；十多年后，八房么女李祯走上制墨之路，最终重塑徽墨的辉煌。可越看到后来越会发现，它真正落笔的，并不是一个家族如何逆袭，而是中国人心里那几样朴素难割舍的东西。

作品最先写的，是中国人舍不得丢的一门手艺。这部剧真正的主角，是“墨”。推动全剧的，不是男女主角的情感纠葛，也不是家族之间的权力倾轧，而是制墨这门手艺本身。八房被除族后，李祯的爷爷李金水咬牙立誓，从此不再制墨。可他却始终心系着这门手艺，还把一身本事悉数传给了李祯。“洛墨”的骆文松也放不下这门手艺，拿到孤本《墨记》便潜心钻研，即便家中生变、风雨临头，心里头惦记的也不是脱身避祸，而是怎么把书留下来。李祯同样放不下这门手艺，学艺、开墨房，一路遭遇重重阻挠，却没有一次因为难就退缩，反倒在被刁难、被排挤、被看轻时咬着牙把配方一味味试出来，把墨房一点点撑起来。

剧集对制墨的呈现绝非浮光掠影。从搓花草、烧烟、熬胶、合墨，到锤墨、雕版、成型、描金，每一道工序都被耐心地拍出来。镜头凝视下，一锭墨在反复捶打中渐渐有了形、有了光，我们看到了徽墨的美，还有那美背后，徽州人乃至中国人敬业、创新、精益求精的精神。李祯从爷爷手里接过的，远不止一门糊口的技艺，而是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”的品格。剧中“六合墨”的诞生，把这层意思推到了极致。天合、地合、人合、技合、道合、心合，是技艺的巅峰，也是心境的圆满，内里藏着一种融通物我、技道不二的追求。

作品接着体现的是中国人放不下的“家”。李祯身上最动人的地方，是她的力量从不来自恨。作为八房的孙女，她随家人被除族，父亲又因伤重离世，从此一家人日子过得清苦。可她并没有把这份苦熬成怨，因为她不是被仇恨喂大的复仇者，而是在爱、责任与尊严里主动成长起来的担当者。她想为家人做什么，起念处不是要替谁讨回什么，而是因为她真切地看见了爷爷眉间那团散不开的郁结，看见母亲操持家计时强撑着不肯示弱的疲惫，看见七奶奶为了撑起这一大家子，把委屈与辛劳默默咽下、从不在人前流露的隐忍，也看见全家人把“重新立起来”的指望系在“李墨”身上的那份沉甸甸的期待。这些日常里被她接住的难处，催着她往前走。

作品最后落笔的是中国人放不下的那份道义。《家业》用朴素而有力的方式提醒我们：一个家能延续，靠的不是算计，而是代代相传的道义与担当；一门手艺能不灭，靠的不是谁一枝独秀，而是生生不息、舍不得断的匠心。“风清气正”四个字，说到底，是一种“放不下”的底线，而这种“放不下”，就是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最硬的那根骨头。

《家业》用一锭小小的墨，把中国人藏得最深的这些心事一笔一笔全写了出来。墨会干，人会老，可只要放不下手里的活、心里的家、肩上的责任，心里的那盏灯就不会灭。所谓传承，不过是一代又一代人，把彼此放不下的心事稳稳接住，再轻轻传下去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作者：何天平

2026年6月28日至10月28日，是大同古城内忻东旺美术馆的开馆首展《时代东旺》展期。策展人贾方舟在该展览的《前言》中说，“大同应该有三个文化高地，一个是云冈，一个是华严寺，这两个高地——石窟艺术和佛教造像在中国的美术史上都是一流的、顶尖的水准，是在最高水准上的艺术体现。第三个文化高地就在当代，如果有忻东旺美术馆——这一道新的风景线就会成为大同的一个当代的文化高地。”

说起忻东旺，大同人并不陌生。作为中国当代新写实油画领军人物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，忻东旺的艺术之路始于大同，艺术语言成型于大同，经典代表作诞生于大同。1988年至1999年，忻东旺在大同工作、生活、深耕创作，这座古城的烟火人间、市井众生、历史文脉，塑造了他独树一帜的绘画风格，奠定了他关照底层、凝视时代、叩问人心的艺术内核。

说起忻东旺作品展，大同人亦不陌生。2021年，大同市美术馆正式开馆，《时代肖像——忻东旺艺术作品展》作为开馆首展重磅亮相，以40多幅精品画作拉开大同公共美术场馆发展的序幕，让这座城市成为忻东旺艺术回归故土、反哺家乡艺术生态的第一站。

如今，专题美术馆——忻东旺美术馆落地大同古城，既是对艺术家与大同不解情缘的致敬，也为忻东旺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在古都焕发价值提供了平台。或如贾方舟所言，“忻东旺美术馆的开馆必将成为大同这座城市一个新的亮点，成为大同这座历史名城一个新的文化地标。”

## 大同10年孕育艺术经典

2026年1月8日上午10时，忻东旺艺术纪念馆在河北省康保县正式揭牌成立。微信公众号“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”的文稿称，忻东旺夫人、忻东旺艺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张宏芳女士说，“站在康保县城的阳光里，站在为东旺纪念馆开馆而搭起的大舞台上，心血澎湃。我为东旺自豪，也为他的家乡康保自豪。”

忻东旺1963年生于河北康保，年少饱尝乡土劳作与底层生活的磨砺，对平凡劳动者的生存境遇拥有与生俱来的共情力。1988年，他从晋中师专艺术系毕业，分配到大同雁北幼儿师范学校担任美术教师，由此开启与大同长达10载的深度羁绊。这10年既是他成家立业、安顿人生的关键阶段，更是其艺术挣脱学院程式、完成思想觉醒、建立个人成熟语

言体系的黄金成长期。彼时的大同，依托煤炭产业迎来工业化高速发展期，城乡人口大规模流动，外来务工者、街头商贩、矿区工人、普通市民交织共生，粗糙鲜活的市井图景、新旧交替的城市肌理、普通人挣扎又向上的生存状态，构成了取之不竭的创作素材。

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油画创作普遍分化的背景下，一部分创作者追逐唯美抒情的风景静物，一部分模仿西方当代观念艺术。初居大同的忻东旺另辟蹊径，将创作视线锁定在时代洪流中被主流审美忽视的底层个体。他常年穿梭于大同古城街巷、劳务市场、街边小店、车站路口，不带预设滤镜地观察众生百态，不刻意美化人物样貌，不刻意渲染戏剧冲突，以平视的笔触直面本真的人间烟火。

扎根大同期间诞生的《诚城》《明天多云转晴》《客》三件作品，标志其个人艺术风格完全确立，也直接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油画界的新锐地位。1995年，取材大同劳务人群的《诚城》斩获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银奖，画面里拥挤簇拥的进城务工者，局促狭窄的城市空间，人物脸上混杂迷茫、疲惫、期盼的复杂神情，精准捕捉了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浪潮下普通民众的集体心理，成为记录社会转型不可复制的视觉文献。

不同于西方写实绘画复刻光影、追求生理写实的路径，忻东旺吸收中国传统“以形写神、立象尽意”的造型观，强化人物形体团块结构，适度夸张面部轮廓与肢体特征，舍弃琐碎表面描摹，着力挖掘人物内在精神，构建出独树一帜的“相由心生”肖像体系。他笔下人物大多拥有敦实宽厚的躯体、质朴直白的眼神，没有精致修饰的皮囊，却蕴藏直击人心的生命力量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夏可君曾说，“在东旺的笔下，个体的躯体会出现某种比例的变化，甚至看起来有些笨拙，透露出日常生活的疲惫与抑郁，却真切传达了个体真实的生存状态，这是1980年代独有的存在主义的哲学情感，从情入手，却让平凡生命获得只有艺术才赋予的庄严，绘画的现代性乃是对人性的思考。”

10年大同岁月，完成了忻东旺从基层美术教师到现实主义肖像画家的蜕变。1999年，他离开大同赴天津美术学院任教，后以突出的艺术成就进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。此后斩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、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等美术奖项，《早点》《村民列传》系列成为中国现